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十駕齋養新錄

(五)

錢大昕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十駕齋養新錄

(五)

錢大昕撰

國學基本叢書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十駕齋養新錄
五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章

撰者

錢

大

昕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館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八

道

中庸言道之書也。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本于天也。又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道不外乎五倫也。唯道不外乎五倫，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道不虛行，有天地而後有天地之道，有聖人而後有聖人之道。學聖人者，爲君子之道；反是，則小人之道。非吾所爲道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有索之虛，無以爲道者哉？唯老氏五千言，始尊道于天地之上。其言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之曰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于是求道於窈冥恍惚，不可名象之中，與孔孟之言道，枘鑿不相入矣。

張無垢曰：道非虛無也。日月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勲業也。韓康伯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云：道者何？无之稱也。其注太極云：夫有必生于无，故太極生兩儀也。正義申之云：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卽是太初太一也。老子云：道生一，卽此太極也。混混既分，卽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卽老子云：一生二也。晉人以老莊說易，後儒知其非，而終不脫此窠臼。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

五倫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五倫也。唯人皆有孝弟之心。故其性無不善。堯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欲其自別于禽獸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之謂良知良能。此之謂性善。釋氏棄其父母昆弟而不知養。雖曰談心性何益。

忠恕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帝王之忠恕也。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聖賢之忠恕也。雖恕而言仁。則爲煦煦之仁。舍忠而言信。則爲硜硜之信。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是忠爲仁禮之本也。春秋傳曰。上思利民。忠也。論語曰。言思忠。又曰。主忠信。子張問政。則曰。行之以忠。子貢問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蓋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舍忠而能行者。後人但以忠爲臣道。又以捐軀徇國者爲忠。而忠之義隘矣。

言動

衣冠中。動作慎。不苟訾。不苟笑。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儒者之事也。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

好輕則招淫。出法言。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終以亡身。王安石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亦足以禍國。

謙讓

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又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也。恭敬辭讓。本非兩事。舍讓而言敬。則空虛無所著。雖曰言敬。而去禮愈遠矣。禮者。自卑而尊人。人與己相接。而不知退讓。則橫逆及之矣。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孔子至聖。賢於堯舜。而自言竊比老彭。謙之至。讓之至也。有禮者敬人。敬人而人恆敬之。舍謙讓何以哉。

義利

古之士無恆產而有恆心。今之士卽有恆產。獨不能保其有恆心也。況無恆產乎。臨財苟得。臨難苟免。好利而不好名。雖在庠序。其志趣與市井胥徒何以異哉。

王伯厚云。尙志謂之士。行己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

廉恥

禮義廉恥。謂之四維。此言出於管子。而賈生亟稱之。獨柳子厚著四維論。謂廉恥卽義。不當列爲四。此非知道之言也。孔子論成人。則取公綽之不欲。論士。則云行己有恥。廉恥與禮義本同一源。而必別而言之。

者。以行事驗之。而決其有不同也。知禮則不妄動。知義則不妄交。知廉則不妄取。知恥則不妄爲。古人尙實事。而不尙空言。故覘國者以四維爲先。人有士田。女反有之。是不廉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無恥也。觀二雅之所刺。知管子之言。必有中矣。

宋鄧綰以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綰雖無恥。猶知人笑罵也。章惇召入相。人問當國何先。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小人無忌憚。曾綰之不若矣。

方正

王義方彈李義府疏。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義府小人。固不足責。馬劉貞觀名臣。乃亦有比匪之傷乎。

儉

嗇于己。不嗇于人。謂之儉。嗇于人。不嗇于己。謂之吝。嗇于人。并嗇于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愛與吝。

小人之事也。晏子春秋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譚子化書

李元衡儉說云。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止謗

止謗莫如自修。王文舒之言也。何以止謗。曰無辨。文中子之言也。謗之無實者。付之勿辨可矣。謗之有因者。非自修弗能止。

改過

過者。聖賢所不能無也。自以爲無過。而過乃大矣。自以爲有過。而過自寡矣。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言大過而不言小過。是聖人猶未敢言小過之必無也。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能不貳過。而入聖域。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聖賢之學。教人改過遷善而已矣。後之君子。高語性天。而恥言改過。有過且不自知。與聖賢克己之功遠矣。

易傳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君子改過。以全其名。小人文過。以益其恥。

陸宣公上疏。言聖賢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陛下若納諫不違。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

重人不重位

晉書蔡謨傳。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

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

公慙卿。卿慙長。子孫雖達。士論不可欺也。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弟兄殊趣。物議不少貶也。謝何皆希高隱。謝出何不出。而何優于謝矣。元白均稱才子。元相白不相。而元劣于白矣。

語錄

佛書初入中國。曰經。曰律。曰論。無所謂語錄也。達磨西來。自稱教外別傳。直指心印。數傳以後。其徒日衆。而語錄興焉。支離鄙俚之言。奉爲鴻寶。併佛所說之經典。亦束之高閣矣。甚者訶佛罵祖。略無忌憚。而世之言佛者。反尊尙之。以爲勝於教律僧。甚矣人之好怪也。

釋子之語錄。始于唐。儒家之語錄。始于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

名

孔子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於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名也。孟子云。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聞過情。斯君子恥之耳。趙岐注好名之人。章云。好不朽之名者。能讓千乘。

乃取蘇子瞻人能破千金之壁而不能無失聲于瓦缶爲說恐非孟子本旨上云好名之人下云苟非其人則其人卽好名之人無疑矣且自古斷無能讓千乘之國而猶變色於簞豆者稽之於古旣無其人度之於情恐無其事陳義雖高不如古注之似淺而實當也

道家以無爲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也苟卿儒家乃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斯言過矣儒而未醇未免雜以老莊之旨

范文正公曰士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鼂氏客語云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薛季宣上孝宗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

陳埴言好名孟子所不取就求士於三代之前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魏了翁奏議好名之說此乃隋煬帝唐德宗以來爲是以拒諫今正患士大夫之不恤公議而非好名之當慮也

顧寧人曰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

風亦可以救積滂之俗。

功過相除

鄭康成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見詩正義云。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

公羊傳云。春秋責賢者備。以其爲賢者。故責之。責之雖備。而其賢自在。所以爲忠厚也。管仲器小。不害其爲仁。臧武要君。不害其爲知。孟公綽不可爲滕薛大夫。不害其爲廉。宰我。冉有。論語屢責之。不害其爲十哲。聖人議論之公。而度量之大如此。王者知此道。則可無乏才之嘆。儒者知此道。則必無門戶之爭矣。忠臣不事二君。而不事二君者。未必皆忠。烈女不更二夫。而不更二夫者。未必皆烈。逢君以危社稷。雖捐軀不爲忠也。制夫以絕似續。雖守寡不爲烈也。

朱文公議論平實

朱文公云。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云。聖賢議論。本是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嘗與人言。讀書玩理外。攻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曾做。文公窮理精而好學篤。故不爲過高之論。若金谿諸子。則以爲支離而不足學矣。

陳止齋不好辯

四朝聞見錄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辯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鬭辯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辯也

宋儒經學

王伯厚曰自漢儒至于慶曆閒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尙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授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閒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予嘗見景定建康志有明道書院講義一卷皆王氏所謂支離曼衍之詞也

宋初儒者皆遵守古訓不敢妄作聰明宋景文唐書儒學傳於啖助贊深致貶斥蓋其時孫復石介輩已有此等議論而歐陽公頗好之故於此傳微示異趣以防蔑古之漸其後王安石以意說經詆毀先儒略無忌憚而輕薄之徒聞風效尤競爲詭異之解如孫奕說詩黽勉以黽爲蛙說論語老彭以彭爲旁示兒編羅壁謂公羊穀梁皆姜姓識遺真可入笑林矣

道統

道統二字始見於李元綱聖門事業圖。其第一圖曰傳道正統。以明道、伊川、承孟子。其書成於乾道壬辰。與朱文公同時。

太極

易上繫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有易而後有太極。非太極在天地之先也。韓康伯謂有必生於无。故太極生兩儀。有生於无。語出老子。康伯以老莊說易。故云爾也。濂溪言無極而太極。又言太極本無極。蓋用韓康伯義。無極二字。亦見老子。復歸于无極。六經初未之有也。陸子靜疑太極圖說非濂溪作。又謂極訓中。不訓至。合于漢儒古義。較朱文公似勝之。

六經注我

林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此爲無實而好著書者言之。其語本無病也。陸子靜云。六經皆我注腳。又云。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則誕而妄矣。仲尼大聖。猶云好古敏以求之。子靜何人。敢以六經爲我注腳乎。尊心而廢學。其弊必至於此。

引儒入釋

朱文公答孫敬甫書。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得此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

卻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夫。接引後來學者。

黃勉齋云。近世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呼。側僻固陋。自以爲悟。

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歧。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于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馮琦奏疏

知人之難

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荀卿門人有李斯。程氏門人有邢恕。章惇從學于邵堯夫。秦檜見稱于游定夫。大姦若忠。君子不能保其終也。鄭漁仲爲秦熈所薦。吳康侯爲石亨所薦。當辭而不辭。於出處之義有遺憾矣。

法後王

荀卿法後王之說。王伯厚深詆之。愚以爲王氏似未達荀子之意也。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孟荀生于衰周之季。閔戰國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言先王。與荀所言後王。皆謂周王。與孔子從周之義不異也。荀卿豈逆料李斯之仕秦。而令其用秦法哉。七國僭號。名雖王。實諸侯也。孰可以當後王之名。而荀

子乃冒法之耶。方是時老莊之言盛行。皆妄託于三皇。故特稱後王。以鍼砭荒唐謬悠之談。非謂三代不足法也。王安石以本朝制度爲流俗。謂祖宗之法不足守。口談堯舜。躬行商韓。此宋之所以亡也。後儒好爲大言。不揆時勢。輒謂井田封建可行於後代。徒爲世主輕儒者藉口。是不如法後王之說爲無弊矣。要非荀卿立言之本旨。

臣道

人臣以責難於君爲恭。陳善閉邪爲敬。故汲黯之戇。勝于張湯之從臾。朱雲之狂。賢于孔光之謹慎。大臣不親細務。錢穀刑名自有主者。非宰相職也。陳平好陰謀。非以儒進。而去古未遠。尙識大體。自王安石以新法致宰相。專以理財用刑。熒惑人主。甚且謂天變不足畏。而變理陰陽之職。置勿講矣。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田表聖奏議序漢文帝。唐太宗。可謂明主矣。而賈誼。魏徵。上書多憂危之言。所以爲良臣。

薦賢

司馬溫公有薦士錄。自至和逮熙寧。凡百有六人。皆公手錄。其外題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隸古也。前輩薦賢報國。誠篤懇切如此。見平壤集近世大臣。有終身不薦一人。而轉得公正之譽者。豈古今時勢不同歟。

身家之念重而忠愛之意薄也。

黨籍

元祐黨籍三百九人。不皆粹然正人也。而至今與馬呂並傳者。蔡京擠毀以成其名也。建文姦黨諸人。非皆凜然忠臣也。而至今與方練俱傳者。成祖肆刑以成其名也。姦臣暴君。快意于一時。而被其毒者。流芳於百世。心愈狠而計愈拙。當時無惻隱羞惡之心。後世豈無是非之心哉。徐健庵云。做人時少。做鬼時多。此輩惜未聞斯語。做人時少。做鬼時多。此輩惜未聞斯語。

沈圭說

婦人以不嫁爲節。不若嫁之以全其節。兄弟以不分爲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此至正直記所述沈教授圭之言也。沈云聞諸傳記未暇攷其詳雖爲下等人說。然卻是救時名論。

六先生

琴川志。端平初。元令王爚于縣學東建六先生祠。濂溪橫渠明道伊川晦庵南軒玉峯續志。淳祐辛丑朝旨。州縣學各建六先生祠。崑學正繪濂溪伊川明道晦翁橫渠南軒之像於從祀壁間。己酉。權令吳堅始建祠。咸淳丁卯。增祀康節涑水東萊。共爲九人。至元嘉禾志。尊經閣之下。奉安先聖燕居像。兩旁則祠十先生焉。謂濂溪康節涑水明道伊川橫渠晦庵。

南軒、上蔡、東萊也。

宋史禮志：淳祐元年正月，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景定二年，以張栻、呂祖謙從祀。咸淳三年，以邵雍、司馬光從祀。

士大夫不說學

士大夫不可以無學。不殖將落，原氏所以先亡。數典忘祖，籍父所以無後。董昭言：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業。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事長檣大劒，安用毛錐。乾祐所以失國也。蔡京禁人讀史，以通鑑爲元祐學術，宣和所以速禍也。

清慎勤

王隱晉書載李秉家誡云：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見魏志李通傳注秉所稱先帝者，司馬昭也。昭雖篡弑之賊，其言不可以人廢。今人謂清慎勤三字出于呂氏官箴，由未讀裴松之三國志注也。

居官忌二事

施彥執云：有官君子最忌二事。在己則貪，在公家則聚斂。它罪猶可免，犯此二者，終身不可齒士大夫之列。今人或有處身最廉，然措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己，其入己莫甚焉。暗中